

京城往事

长篇小说

2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

陈成的故事，在北京城内流传已久，却又正在逐渐湮灭；上了点年纪的人，总会依稀记得当年他在城中的威名，却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

王山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读客。

014042681

京城往事

2



I247.57
3397
V2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

陈成的故事，在北京城内流传已久，却又正在逐渐湮灭：上了点年纪的人，总会依稀记得当年他在城中的成名，却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

王山 著

I247.57
3397
V2

北航图书馆



北航

C172895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京城往事. 2 / 王山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820-1

I. ①京…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370 号

京城往事. 2

作 者 王 山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9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20-1
定 价 2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 · 学知识

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

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

- ◎ 关于西藏宗教、文化、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藏地密码》（何马 著）
- ◎ 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小桥老树 著）
- ◎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孔二狗 著）
- ◎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红顶商人胡雪岩》（高阳 著）
- ◎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北京教父》（王山 著）
- ◎

每个系列，都是人文知识丰富、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读小说，学知识，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全国热卖中！

讲述谋略家、兵法家、纵横家、阴阳家、道家共同的祖师爷
——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

战国时期，在一个叫清溪鬼谷的山上（今河南鹤壁市），隐居着一位被尊称为鬼谷子的老人（本名王诤），他每天在山上看书、打坐、冥想，不与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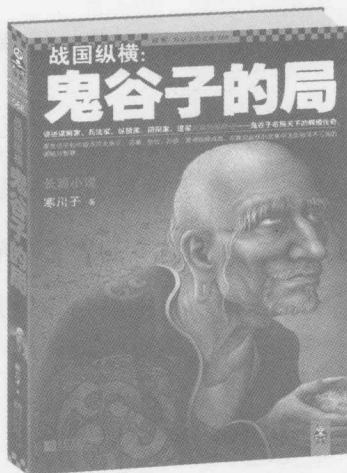
但是，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禅老祖。

鬼谷子一生只下过一次山，只收过四个徒弟：庞涓、孙臧、苏秦、张仪——他们进山前都只是无名小卒，出山后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这四人运用鬼谷子传授的兵法韬略和纵横辩术在列国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了战国乱世的政局。

先是庞涓下山，大施拳脚，帮助魏国傲视群雄；不久孙臧出任齐国军师，打得魏国灰头土脸；接着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说服诸国合力，使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最后张仪两为秦相，凭三寸不烂之舌戏弄天下诸侯，让苏秦功亏一篑，揭开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序幕。

弟子们征伐天下，鬼谷子坐镇深山、翻云覆雨，不动声色地看着弟子们一点点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结束诸侯混战，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

翻开本书，了解中国一切智谋、诡谋、阴谋、阳谋的终极境界。





《红顶商人胡雪岩》系列全套全国热卖中!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 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经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 从政的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

大清首富胡雪岩, 幼时家贫, 替人放牛为生; 稍长, 入钱庄干杂活, 扫地、倒尿壶, 得老板赏识, 提为跑街; 遇贵人王有龄 (浙江巡抚), 资助其开钱庄, 并与官场中人往来, 很快成为杭州巨富; 王有龄兵败自杀, 胡雪岩改投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门下, 长袖善舞, 眼光独到, 囤积居奇, 操纵市场, 垄断金融, 操办洋务, 阻击外商, 筹措军饷, 30年间扶摇直上, 直至富甲天下, 得慈禧赏黄马褂穿, 赐紫禁城骑马, 授二品官衔, 大富大贵, 无人能比; 更乐善好施, 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慈禧下令革职抄家, 积攒多年的隐患全面爆发, 三天之内一贫如洗, 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两年后郁郁终老, 埋骨乱石丛中。

胡雪岩一生谨守“戒欺”与“真不二价”的经商原则, 所向披靡, 显赫一时, 其辉煌成就被后人尊为“一代商圣”; 但皇权无边, 必然无情, 商人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

翻开本书, 了解官僚体制下, 一代商圣的天才与宿命。

本书出版40年来, 一直被视为胡雪岩研究的至高经典。





《通天人物》全国热卖中!

入木三分剖析那个令小角色呼风唤雨、大人物亦步亦趋的权力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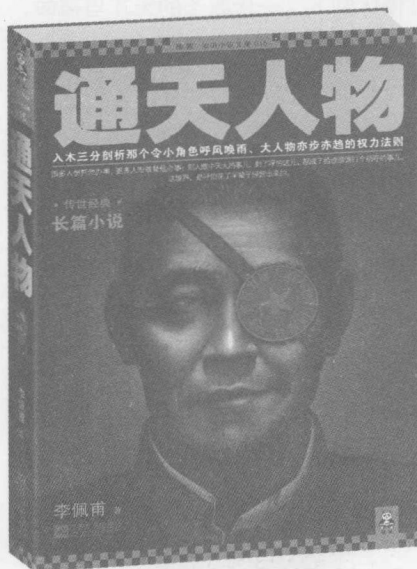
很多人想托他办事, 更多人盼着替他办事; 别人眼中天大的事儿, 到了呼伯这儿, 都成了给谁谁谁打个招呼的事儿。这境界, 是呼伯花了半辈子经营出来的。

一个不起眼的岗位上, 端坐着一个半人半神似的人物, 没有一官半职, 也不喜欢在任何场合露面, 大多数时候, 他只是在呼家堡的小院子里, 揣着手踱步, 但县长却听他差遣; 市长听他差遣; 省长给他三分薄面; 省银行行长来拜寿, 只是在院子外面领了句“还是不见了吧”便打道回府了。

小说以曲折迷人的故事, 展示了半文盲呼天成如何以传统民间文化为根基, 以他对人性的洞悉为手段, 织出一张覆盖全国的人情大网, 经营出自己独特的权力王国, 翻云覆雨四十年屹立不倒, 上到京城、省市领导, 下到许田市、颍平县的各级官员, 没有人不买“呼伯”的账, 人们总是以神秘而崇敬的语气在背地里谈论这个通了天的人物。

本书自1999年初版问世以来, 一直被评为当代官场小说的经典。

翻开本书, 看作者如何将那些权力通天的人物打回原形。





《古董局中局》全国热卖中!

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古董造假、字画仿冒, 古已有之。东晋时, 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 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 宋朝皇帝宋徽宗喜欢造假, 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 摆在宫廷里, 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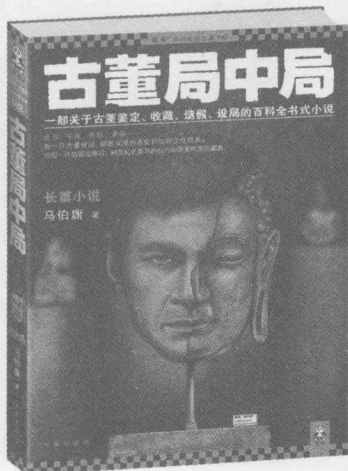
在古董斑驳的纹理中, 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一个时代的风貌, 它的价值, 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但可怜的人类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

而本来一文不值的东西, 精心涂抹一番, 就可以价值连城; 巨大的利益, 令无数人铤而走险, 更有一些家族, 父传子, 子传孙, 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凶险万状的江湖上营生。

许愿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传人, 北京城琉璃厂一家古董店的店主, 30岁, 平时靠家传的半本鉴宝书混饭吃, 青铜玉器、字画金石, 一眼就断得出真伪, 说得出口源传承, 靠这点儿绝活, 过着平静而滋润的日子。

但有一天, 一个突然到来的访客, 把他带进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阴谋中, 一件坊间传说的稀世珍宝, 竟然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几十年前做的局, 竟然已经编排进自己的命运。许愿将使出浑身解数, 置身生死之间, 和蛰伏了几十年的各方神圣斗智斗勇, 和古董江湖里造假做局的各种奇技淫巧一一遭遇……

翻开本书, 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文化传承与江湖险恶。





北航

C1728957

60. 读小说, 学知识

《邪恶催眠师》全国热卖中!

事实上, 催眠术早被用于各行各业, 心理医生用来治病救人,
广告商用来贩卖商品, 江湖术士用来坑蒙拐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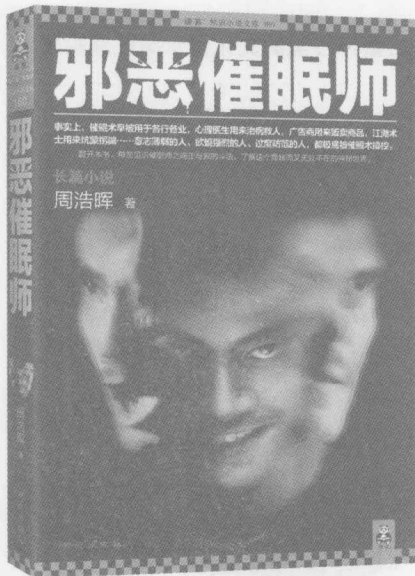
意志薄弱的人、欲望强烈的人、过度防范的人, 都极易被催眠术操控。

在街头实施的“瞬间催眠术”, 可以让路人迷迷糊糊地把身上的钱悉数奉上; 稍微深一些的催眠, 更可以令人乖乖地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全部存款; 而如果碰到一个邪恶催眠师, 被催眠者不仅任其驱使, 就算搭上性命也浑然不觉。

意志薄弱的人、欲望强烈的人, 容易被催眠; 过度防范的人, 警惕心越强, 越容易被催眠。催眠师找准了催眠对象的心理弱点, 利用人的恐惧、贪念、防备, 潜入对方的精神世界, 进而操控他们……瞬间催眠、集体催眠、认知错乱、删除记忆……

一群平日深藏不露的催眠师, 突然出现在街上、写字楼、医院、广场……在他们眼里, 世人都是梦游者任其驱使, 而他们之间的斗争, 却将所有普通人的命运卷入其中。

翻开本书, 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 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



目录

第一章 一个橙色皮箱引发的命案 /1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第二章 青年湖中学图书馆神秘失窃 /18

上午九点，失窃清册造出来了。粗粗浏览一遍，就令人大吃一惊。失窃图书近两千册，全部是古典小说和欧美文学名著。窃犯显然极具专业眼光，馆藏的所有珍贵工具书、一套万历版《金瓶梅》和民初泉州刊刻的《戏文大全》十匣四百册全部列在失窃清册之内。

管库的教师沮丧得近乎绝望。“青年湖中学图书馆已不复存在，”他说，“因为在被抽去了灵魂和精髓之后，它只剩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纸堆。”

第三章 枣儿胡同腥风血雨， 陈成插队落户山西 /43

那天晚上，枣儿胡同里静谧、冷清，死一般地阴森沉寂。家家都早早地插门闭户、熄灯灭火了。但是，谁也没有安稳地睡着。

更深以后，先是不知从谁家飘出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哭声过后，夜空中隐隐传来一声沉郁的嘶吼：家里有大姑娘的，都给我交出来……

从那一夜起，枣儿胡同再也没有了安宁。

第四章 陈成在“娘娘沟”完成终身大事 /129

一九七一年年底，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陈成和宣红红在娘娘沟新建成的知青大院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车水马龙，宾客云集。据说，担任典礼主持的，是县革委会的第一把手。

但是，有两个应到的客人却没有到场。王星敏推说太忙，晚上要备课，拒绝出席。申金梅则就在大院里。她那间宿舍黑着灯，门插得紧紧的。

第一章

一个橙色皮箱引发的命案

1

凶杀是在上午九点钟发生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袁一平被刺中以后，他身板挺直地又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大厦钟楼的报时钟突然击响了，他才极不情愿地摔倒在地上。

钟声低沉、悠扬，像丧钟般悲哀而又意味深长。

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这一声钟鸣宣告了新一轮命运搏杀的开始。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地区在接连下了几场重雪以后，突然雪霁天晴，碧空如洗。刺目的阳光从漫天里无遮无拦地斜射下来，又被白皑皑的积雪反射回去，在半空中溅起无数亮点，金光闪烁，明媚辉煌。

王星敏说，那天的一切都显得太直接、太明亮了。一切掩饰都被揭去，透彻中充斥着不祥。

凶杀发生的地点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车水马

龙、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所，近日由于每天都有数批知识青年从这里乘专列发赴山西省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广场完全成了红旗和人头汇集成的海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喧闹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个明亮辉煌的时间，这个冠盖如云、稠人广众的地点，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一个青年把另一个青年杀死了。他使用的是一把真正的凶器——三棱刮刀。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是一起突发性的斗殴致死案。

两拨青年因一桩琐事而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进而互殴，接着拔出了刀子，最后是一个人的死亡。

根据从现场提取的证言分析，这起案件背景单纯，不含任何政治性或阶级色彩；过程呈直线式，平淡得几无情节；从骤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半分钟。至于杀人动机，人们没有再费心研究，因为同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许多伤害案件一样，这起案件的动机也是既荒谬又简单的。

简单得令人费解，荒谬得完全不符合逻辑。

应该说，死亡是突然降临的，没有任何预兆，无法前期防范。除了两个当事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别人无须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事过二十六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不能忘记这个事件，无法平静地对待这个已成为历史的死亡。他们甚至把它当做自己以后十年苦难历程的起点。

人们告诉笔者，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带有神秘意味和启示性的死亡。它联系着为争夺命运而引发的更多死亡。

2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

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袁一平和其他几个学校方面委任的知识青年临时负责人在清点待运行李时，看见这只皮箱。袁一平犹豫了一下，他似乎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惶惑和无奈，望着皮箱愣怔了好一会儿。清点完行李，他又反过身来，用手拎起了皮箱。就在这一刻，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这是谁的皮箱？”袁一平向周围的人问。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嘶哑。

无人应声。

袁一平突然笑了。他笑得很怪，既开心又痛苦，脸上的肌肉很难受地拧在一起。“妈的，好汉们都上哪儿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双手一扬，用力把皮箱抛向天空。皮箱沉重地摔回地面，又滚动了一下，落在一洼污脏的积水中。

这时，一个戴着一方花头巾的姑娘静静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很吃力地提起皮箱，准备把它再放回行李中。袁一平挡住了她。

“是你的？”袁一平颇感意外地问。

“嗯。”姑娘低着头，神情腼腆、窘促。

“行李牌上的姓名为什么是陈成？”

“陈成也要到山西去，他报了名。”姑娘说。

“甬甬。”袁一平又一次怪笑起来，“别做梦了，判决书已下，陈成马上就要吃枪子了！”说完，伸手就去抢皮箱。姑娘紧抱着皮箱不松手，被袁一平连箱子带人一起推倒在地上。

袁一平回身向自己的同伴说了句什么，有人递给他一把匕首。他拿着匕首，弯腰就向皮箱捅了一刀。

人们记得很清楚，直到这时，杨宏全才挺身站了出来。据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矮，身单力薄，但面目却清秀俊朗，一派小生模样。二十六年人们提起他时，偶尔还用“小美男子”这个称号来指他。当然，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这种称呼其实是另有意义的。

杨宏全弯腰躬背地护住皮箱，低声说：“皮箱是我带来的，我再送回去。”他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乞怜成分，低眉顺眼地不敢正视袁一平。“是我，我带来的。”他又重复了几次，声音更低、更小。

杨宏全还想更多地解释什么，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身高力壮的袁一平死死地拧住了他的脖领子，并且用匕首顶住了他的眉心。

这时，袁一平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正是这句话，把他引向了死亡。他说：“杨宏全，你放明白点儿，这里已经不是青年湖中学，也不再有高二（七）班！”

事情发展到现在，如果杨宏全还能忍一时之气做出让步的话，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但是他显然被这句话激怒了。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嘴里凶巴巴地骂着什么。同时，他突然用左手去夺袁一平手中的匕首，而他的右手却在挣动中伸向了自己的后衣襟，那里，掖着一把尖利的刮刀。

袁一平猛地往回一抽匕首，杨宏全的手掌立时被割得鲜血淋漓。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没有了退路。

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二十六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

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间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

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织的黑社会集团的两个最重要的首领。

他说，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在场，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唉，人不是像传闻的那么坏。

说这番话时，他停住了车，久久地望着路边成片的高楼大厦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建筑物似的。神情凄清、茫然。

“北京变了，完全变了。”他说。

4

先下手的是袁一平。第一刀就戳进了杨宏全右大腿的内侧。进刀很深，蓝制服棉裤先是翻卷起一团雪白的棉花，随即就被喷涌而出的鲜血浸透了。再后来，整条裤腿都湿漉漉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袁一平缺乏格斗场上的历练。他或许经常下手打人，也不是第一次动刀子，但远不具备以命相搏、拼刺格斗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刺出第一刀以后，那句著名的决斗法则迅即在他身上应验了：先下重手的人必然最先胆怯，除非你真的想杀人！

袁一平当然没有杀人的预谋，而且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是学生干部，与人争斗时凭仗的是势力而不是刀子，但是他仍然先下了重手，舍长而用短，这是他的悲剧。

刺出第一刀以后，袁一平和杨宏全似乎都被这个突然变故吓愣了。两个仍傻呆呆地相互扭扯和挣动，又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注意到，袁一平此时面色苍白、呼吸粗重、目光呆滞，显得极度紧张和恐惧。刀子还在他的手中，抓得紧紧的。持刀的手臂却高高地举向头顶，血水顺着刀柄流淌到他的手上和脸上，又脏又粘。

“他这时应该扔掉刀子，”陈成后来曾淡淡地评论说，“这样他紧张的心理会得到缓冲。”